

卷十三

偷桃

此日官民作勝游
演春俗例舊傳流
戲從天上階井去
擲地僊桃曼倩偷



口技

妙當月上
夜迢迢嘈雜
味喉勝管
簫是幻是
真且莫
辨但聞嬌語
亦亮銷

白轉



王蘭
 金丹竊
 得抵生
 還仁術仙
 心見一斑
 聚飲煙
 墩傷比
 匪林連葵
 竄鐵圍
 山

王蘭



海公子

乘興游

山獨舉

杯酌花下露

人來豈知奇癖

生身獨弄海

餘生海上回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三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淄川 蒲松齡 雷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註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吳縣 管斯駿 秋初 校

北平 楊繩武 燕語 校字

偷桃

作劇奇 闕此等 詭非邪 其幻之 術巧以 滑稽之 將何事 可爲耶 拐婦女 及剝孕 孩之胎 魂致幼

童時赴郡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囑是日遊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嚙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爲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卽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聲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爲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云我等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唯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啓笥出繩一團約數

人之死以術咒
人其病以
切其財爲
盜爲盜筆
難罄述自
愛身家者
慎勿招引
鬼宅開引
門掛盜也
堂微盜善
赫赫亦衣
顧於法堂
前傳命作
劇耶亦可
謂不知爲
政之道而
失之宜之
職矣况新
春大典而
春令節則
使斷首則
足斷首則
解于體支
種不詳前
何樂爲是

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卽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挂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憤憤如此一縷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喝迫之曰我已失口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爲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盃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其真僞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墮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爲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闔之曰老夫止此一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爲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客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笥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爲此術意此其苗裔耶

王母園

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自設大廚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以呈王母王母以四顆與帝二顆自食帝收其核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

○漢武故事東郡獻短人呼東方朔至短人指朔語
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爲子此兒已三過儉之矣

結草

見卷九長亭亂命注

八八兒

白蓮教

見卷五白蓮教

口技

村中來一女子年廿有四五攜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爲方俟暮夜請諸神晚潔斗室閉置其中衆遶門窗傾耳寂聽但竊竊語莫敢咳內外動息俱冥至半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矣又曰臘梅從九姑來耶似一婢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刺不休俄間簾鉤復動女曰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子曰抱哥子鳴之不睡定要從娘子來身如百鈞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聲九姑問訊聲六姑寒暄聲二婢慰勞聲小兒喜笑聲一齊嘈雜卽聞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遠迢迢招貓兒來旣而聲漸疎簾又響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曰路有千里且溢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各道溫涼並移坐聲喚添坐聲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卽聞女子問病九姑以爲宜得參六姑以爲宜得芪四姑以爲宜得朮參酌移時卽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戔戔然拔筆擲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旣而投筆觸几震震作響便聞撮藥包裹蘇蘇然頃之女子推簾呼病者授藥並方反身入室卽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

見啞啞狸兒唔唔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清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之聲各有態響聽之了了可辨羣訝以爲真神而試其方亦不甚效此卽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術耳然亦奇矣

王心逸云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聲觀者如堵近窺之一少年曼聲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捺且謳聽之鏗鏗與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王漁洋云頗似王于一集中李一足傳

假諸神以售其醫人有行之者矣然只索之於祈禱告召厭咒之間愚者被其惑黠者可以辨其詐也乃托之於口技又不沾沾於醫術而敘寒暄談瑣事且其人不一而足以堅竊聽者之信然後閒閒問病切切開方一似斟酌盡善者鄉愚何知有不以爲真神者乎近又有靈姑者能於人前請仙問病者應服何劑所遇何邪遊魂何地卽有從空答之以服某方可愈禳何神可瘳魂在其處可返言之鑿鑿不假于昏夜不假于暗室當面搗鬼羣皆敬而信之細測其聲之所自來則不在空中不在口中而乃在其人之胸以上喉以下也斯又口技之流而更出奇者

刺刺不休

見卷三

寒暄

見卷二

王心逸

名德昌字履長長山蕭生順治丙戌進士太常卿積之姪係工隸書精天文及勾股算法

見卷二

王子一

微定

李一足傳

李一足名襲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類方履微生年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營獨牛車事

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其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嚴死時一足尙幼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

弟告之一足長就以前拾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願爲身而出勸一挺爲二與弟各持同仇于市不得往其家父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二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

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于竟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偏勸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悲恨乃鋤其挺曰沒後難斫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米市一足

求載以濟遂舍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事于掌以教

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于楚抵黔桂又歷閩海吳越間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返其家仇死所坐

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鄆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下同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任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

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大英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

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筋尺許端坐而逝袖

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至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按此傳與本文事不相符文體亦不相類漁洋先生謂其相似莫

明其故友人云聊齋此條與林鐵崖先生秋聲詩自序頗覺相似與李一足傳俱列張山來虞初新志或漁洋誤記爲此傳耳其說近理因錄其序於後

微果子正當秋之日敲門簡出甌有缺壁有夷甲若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詠謠之聲則濡毫吮筆而爲詩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其醉酒酣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手讀書聲佳耳

予曰何言之壯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鵬聲堂後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秋杵聲最佳予曰何言之俊也又一客獨嘿嘿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爲先生撫掌可乎京

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譙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幃口技人坐屏幃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圍坐少頃但聞屏幃中撫尺一下滿室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中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

鬼而能仙
不事參真
不須禮斗
不待吐納
不煉而能
不藥而醫
其藥可斷

王蘭

其夫語猥褻事夫嚙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聞難牀又從中憂憂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擦兒含乳兒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信信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夫喚大兒聲溺鉢中聲溺桶中聲一時齊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嘆以爲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勦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一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背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衆响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無尺而已若而人者可謂善盡聲矣遂錄其語以爲秋聲序

鳴之

晉賈充傳充兒見充喜躍充就乳母懷中

利津王蘭暴病卒閻王覆勘乃鬼卒之悞勾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懼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爲然鬼曰此處一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無不如意子願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於月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掇於手付王吞之狐驚盛氣相向見二人在恐不敵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卻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與若家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我

賀才以無
賴棍徒薄
改之而不
而厚不賂
生前累贊
王雖鬼仙
亦幾爲所
拖累况其
在人也
日事酬賭

形恐識我者相驚以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於是卽日趣裝至山西界。富
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瞽。眼前後藥。禳既窮。張造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女。常
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爲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臥。啓其衾。撫其體。
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爲覓之。張乃告翁。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
俱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遣神覓之矣。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
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欠伸。目遽張。翁大喜。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郎。
挾彈彈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
方羞訶之。便攜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山中。我馬
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適有一人至。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
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王夜與張謀。留二百作路用。餘盡攝去。款門而付。
其子。又命以三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異之。厚禮而
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才飲博。不事生產。奇貧如丐。聞張得術。
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蕩盡。將復覓張。王已知
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
我固知汝復來。日事酬賭。千金何能滿無底寶。誠改若所爲。我百金相贈。才諾。

而兼狹邪遊之人幾一圍山早留待一席以相

有好奇之癖者恆多不測之禍况見色而漁乎以毒狐藥而獲免于難亦幸矣夫

之張瀉授之才去以百金在橐。賄益豪益之狹邪遊。揮灑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隸押才捉張。數日創劇斃於塗。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於煙墩。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張懼以實告。御史怒。笞而牒於神。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爲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爲清道使。賀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張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張治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趣裝

見卷一 嬌娜

禳

見卷一 妖術

女公子

見卷三 魯公女

狹邪遊

見卷七 劇

巡方御史

見卷八 胡四娘

金甲人

見卷

一畫

鐵圍山

長阿含起世經海外有山即是大

四周一國土

海公子

東海古跡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彫。而島中古無居人。人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游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棹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反復流連。甚慊所好。開尊自酌。恨無同游。忽花中一麗人來。紅裳炫目。畧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娼也。適從海公子來。彼尋勝翺翔。妾以艱於步履。故留此耳。張方苦寂得

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言詞溫婉蕩人神志張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顧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中出粗如巨筍張懼障身大樹後冀蛇不覩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束胯間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鼻血下注流地上成窪乃俯就飲之張自分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囊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破裏堆掌中又側頸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飲飲未及盡遽伸其體擺尾若霹靂聲觸樹半體崩落蛇臥地如梁而斃矣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蘇載蛇而歸大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霹靂

見卷一
嬌娜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爲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邱遇雨避身逆旅兩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穀豐隆旣而昏暮止宿其家坐豈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交游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給客幸能垂諒問主人何業則家無貲業惟日設博

撒茅飼畜
不受償金
觀其謝客
之言直是
博場中閑
歷慣熟語
然自是以
蕩子歸而
忽之至丁
紀代爲經
出雖不覺
而情致中
纏綿可喜

場以謀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剝芻芻束涇。頗極參差。丁怪之。少
年曰。實告客。家貧無以飼畜。適娘子撒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天
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非業。此獵食者。主人
在外。營數日。不攜一錢。客至。吾家何遂索償乎。丁贊歎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
主人歸。宜告之。暇幸見顧。數年無耗。值歲大饑。楊困甚。無所爲計。妻漫勸詣丁。
從之。至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茫不憶。申言始憶之。躡履而出。揖客入。見其衣敝
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寵禮異常。翌日爲製冠服。表裏溫煖。楊義之。而內顧
增憂。徧心不能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急。告丁曰。顧不敢隱。僕來
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紀矣。幸舒
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伴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歸見
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君去後。次日卽有車徒。賁送布帛菽
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爲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
舊業矣。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爲之。最異者。獨其妻耳。受之施而不報。
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游俠

見卷七

郭解

前漢郭解傳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少藏亡命作姦剽及長改節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救人之命不矜其功

行臺

通典——者自魏晉有之蓋隨其所

管之道置於外州以行尚書事

逆旅

見卷二

莖豆

史記范雎傳坐須賈於堂下置——其前注——斬芻也

獵食

見卷一

躡履

見卷五辛十四娘

踵決

新序原憲居環堵之室子貢往見正冠則纒絕促襟則肘見納履則——

內顧

見卷六

褊心

見卷十一張鴻漸又陸機詩軌迹未及安長轡忽已整道遐覺日短

憂深使心褊

推解

史記淮陰侯傳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一飯之德不忘

見卷五續黃梁匪眡注

義鼠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爲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嚼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於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息銜之而去友人張歷友爲作義鼠行此鼠不惟義其不輕進不遽退俟蛇半入穴而後嚼之蛇出卽去蛇入復來至蛇吐鼠而後止嗚呼亦智矣哉

果腹

見卷三

張歷友

名篤慶見卷首聯齋小傳

尸變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臨路店宿行商有車夫數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皆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邸滿四人計

尸變亦出
非常四客
終日奔馳
竟至臨死
而不知可
憫哉

無復之堅請容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當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廈宇，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靈所室寂，遂穿衢導客往。入其廬，燈昏案上，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複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尙朦朧，忽聞靈牀上察察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燈火照視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面淡金色，生絹抹額，俯近榻前，徧吹臥客者三。客大懼，恐將及己，潛引被覆首，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卽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僵臥猶初矣。客懼甚，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不如着衣以竄。裁起振衣而察察之聲又作。客懼復伏，縮首衾中。覺女復來，連續吹數數始去。少間，聞靈牀作響，知其復臥，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遽就著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無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門，又恐遲爲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過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卽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尸益怒。然各寢倦矣。尸頓立，客江促氣逆，庇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驚仆，尸捉之不